

旧版书系

石屏随笔

Shiping Suibi

缪崇群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石屏随笔

Shiping Suibi

缪崇群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屏随笔/缪崇群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旧版书系)

ISBN 978-7-222-05592-6

I. 石… II. 缪…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6991号

责任编辑: 唐贵明

装帧设计: 燕鹏臣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石屏随笔
作 者	缪崇群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592-6
定 价	23.00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编者的话

历史上，由于某种特定条件，有些近似巧合的人或事，会极其相似地出现，然而，历史绝不重演。过去的就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论语·子罕》曾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在今日，由于现代交通之发达，完全可将前人几十日长途跋涉的路程，缩短为几十分钟舒适于空航的距离，寓于神话、童话所变幻现实的梦，也有现代科技似那呼风唤雨的神灵而使之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时，恍惚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可以想象的空间已渐失去，为现实驱散我们曾陶醉于梦的浪漫所失去的天真而尴尬时，无法不感叹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已无比地加速其“逝”速。

从目前历史分期断代的办法看，贴近我们“当代”最近的“现代”之末，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距今也已六十多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作家斯诺在“云之南”作他的“马帮旅行”时，说昆明“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根植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少变化的环境”。此说，在封建了几千年的土地上，东西南北，闭塞、滞后的地区，皆莫能外，还有更甚于此者，六七十

年前的历史，有时也无异于几百年前的旧闻。即便在当代，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些路不通，人罕至，封闭于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还没进行社会改革的人家，其生存形态，对今日也是遥远的，从根本上讲也属于“没有多少变化”的旧事。它翻天覆地的新旧、隔世之变，有时也只是几年间的事，距今也已半个世纪了。

尽管过去的一切，随流逝的时光流远了与今日的差距，但它毕竟还是今日的历史与文化之根。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男、女、老、幼，强、弱、智、愚，善、恶、忠、奸，尊、卑、贵、贱，在人生的舞台，同台亮相，都是好戏。以此为历史经纬的故事和人物，无论英雄豪杰、贪官暴君，还是顶天立地有仁有义的人民，都有他们的正史、野史、传说、轶闻。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民风、民俗，也随着这一切而有它的沧桑巨变。今日要了解、研究它，无法不借助一些过去的资料。有的还不可能留下什么直接的文字记录，更增加了这一工作的困难。即便是不直接在岗对此负责者，也不能将它看作“事不关己”之事。对它留下为数有限的一些资料，束之高阁，不予充分利用，乃至散失，是有负于国家和民族的。

于是，我们从现代、近代，云南的、西部的，到更广大之天地的有关文化、历史、民族等等的有识之士的札记、掌故、田野调查、佚文旧稿中，选出一批当时和今日依然有其影响与价值的专著和篇什，编辑为书系，以介绍给读者和关心、研究它的朋友们。由于“逝者如斯”，一些作品的认识、审美、资料价值，有的往往还

会与时俱进，由此，更增加了我们介绍它们的责任感。

时代的巨变，正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每天都有珍贵的民间文化品种在消亡。”形势亮出了黄牌，他们呼吁“抢救”民间的文化财富，提出“需要深入当代民间进行‘田野调查’”。这里大多入选作品的作者，不少正是当年的“田野调查”者，他们深入到所谓的“蛮荒之地”，在旅行、生活条件极差，乃至恶劣时，以其惊人的毅力，在天灾，也在人祸所遭遇的惊险中，写出他们耳闻目睹之种种，有的归纳、概括而抽象为更具理论色彩，更具文献价值的调查报告，有的则更侧重沿途实见实闻的记实，夹议夹叙，所悟的学问常常深于一见一闻，遇险的惊恐又常与人生闯荡的乐趣同在，大多写得朴素、清新，和平冲淡中确有委婉的情致。他们，有的定居该地，已属当地居民，有的，调查的行程，一年半载的跋山涉水，想蜻蜓点水似地所谓“深入生活”，想追名逐利而作所谓的“研究”之浮躁，都不能。他们，不乏过去的先贤名儒，名校名师下的研究人员，寒窗苦读的学养，加以重在“田野调查”的社会实践，虽然当年研究的学科分类、用语，与现在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多有鲜明的民主意识，同情广大的劳苦大众，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从人道、人权的维护，正视压迫、剥削、两极分化的现实。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对东、西方的一些不同处和相同处所引发的联想，也请读者帮助一同思考。它为我们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于此回顾、前瞻的

天地，更加宽阔。

这些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的作品，若无他们的局限性，也就无需后来的社会进步。除了书中的白纸黑字，他们跋涉在穷山恶水的艰辛和为此所追求的执着之顽强，正是对这土地，对这土地上的人民之爱，虽然并不排斥有的也许出于好奇，想探险，冒险，但他们作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大中国的兄弟之情，是无可怀疑的。可是有时正统于当时政治结构之情，将人民对反动统治的反抗写作“叛乱”，在正视人民的痛苦时，又仅从当地的风光与人情称他们所在之地为“乐土”，或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简单地以自己的好恶来看它，难免有些偏颇之词，但从整体来看，作者的爱心都是浓浓的，有些不周之处，或是漏洞、失误，都不难理解。照排之旧书，就该看到它是过去另一个时代，另一些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成的作品，就该看到它的局限性，为新时代的自信。

世事变迁，“逝者如斯”，前人有的看法无法请他们统一，后人更无权强求一统。有些说法，能理解，并非简单地认同。能作注的，加注，若难查证的，存疑。乍看，有些不明白处，顺读下去，就理清头绪了。

本书系的选编，除由繁体字改为现代简体字横排外，内容基本保留原貌，有的地方，另加编注说明，以便读者阅读参考。

代 序

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

巴 金

今天在街上看见一个背影跟你很相似的人，我几乎要叫小你的名字，可是我立刻想起你已经在三个月前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大半年来，我的生活特别乱，我的心特别烦。过去的每个日子都给我带来新的追悔，新的苦恼，“生命的浪费”的感觉压迫着我。我像是一个被判定在监牢里憔悴一生的囚人，我不敢用思想，我怕触动我无法达到的东西的渴望。我又回到写《灵魂的呼号》^①的时代了。可是那时候我还有我的一支笔，可以整天写出我心里的话，现在我有的却是那无数琐碎的事情。我无法摆脱它们。我始终绝望地挣扎，我在跟它们挣扎。这时候我多么需要友情的安慰和鼓舞。我想找个机会

①你一定记得十三年前我在你住的那个北平小小公寓里开头写的那篇短文。我知道你那善良的心对朋友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忘记。《灵魂的呼号》在天津写完，发表在上海《大陆杂志》上，后来又作为“代序”印在《电椅集》的卷首。

去你那里同你畅谈一两个整夜，因为在朋友中你是比较了解我而又愿意听我发牢骚的人，正如你自己所说，你“一直在系念着”我，而且恐怕再没像你这样系念着朋友的人。并不是我没有机会。我知道你随时都欢迎我去。还是那些杂事耽误了我。于是我等着你进城，你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里还提过“不久就要进城‘就此’”的话。我一直在等着……等着。可是一月十八日早晨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死讯，是用小五号字排的，不过短短的三四行。我不能相信那是关于你的消息，你不能用这模糊的铅字的痕迹向朋友们告别。然而过了三个钟点，同你住在一个地方的左兄的快信到了：

崇群今晨三时二十五分长逝于江苏医院，因医院不能久停，无法俟友好齐至一瞻遗体始行安葬，爰定后日（十七日）上午九时落土，心痛笔重，容缓详告。

一切可能有的疑惑和希望都消灭了。想不到一张薄薄的信笺却能够毁灭那么多的东西。朋友，这次真是永别，你竟然一声不响地悄悄走了。这封短信在邮路上走了四天，我到十八日的下午才看到它。我赶到你长眠的地方，却只能看见一堆新土和两个纸制花圈。花圈上贴着白纸条，“崇群先生千古……”除了你的名字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使人相信躺在这松松土堆里的会是你本人。那是一个斜坡，旁边有两座简单的坟墓。不知道是

怎样的人做了你的邻舍。你躺在那里应该是多么寂寞。

我在你我墓前站了五分钟光景，我没有向你说一句话，或者行一个礼。我默默地跟着朋友们走到渡口去。要是在一个月前你一定会跟我们同去，可是现在我们却撇下了你。十四年的友谊就这样梦也似地结束了。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在心里暗诵着你从前写给我的那句话，“我们无端的相聚又无端的别离了。”^①

无端！难道这真是无端的么？

二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我睡在江的彼岸，半夜里风敲着窗，窗门被吹开了，寒气从洞开的窗户扑进来，把我从梦中惊醒；屋子里一片黑，外面是砂土飞舞的声音。我不能睡。寒风从四面八方袭来。身子的颤抖使我的脑子特别清醒了。我想到躺在土里的你……那个光秃的斜坡，那些经不住风吹雨打的松松的土块……最后我想到这天傍晚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你临死的情形，

“他真是太善良了，他一直到死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朋友左叹息地说。

“我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善良的人，”左太太说，眼圈已经红了。

我蜷缩在被窝里，一边低声念着他们的话，一边流

^①见缪崇群著的《一对石球》。

着眼泪。

只有在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损失是多么地大。我失去了一些永远找不回来的东西，一些我应该珍惜却没有好好珍惜的东西在我们相识的十四年中间，我不知错过了多少次和你相聚、和你通估的机会。我没有好好地认识你的纯白的心灵，我也没有尽我的力帮助你跟疾病，跟困苦挣扎，我也没有尽我的力帮助你安排一个较好的生活。我给你的只是一些空话，一些不能实现的希望。一直到你死，我没有能给你一点安慰，减轻你一些寂寞和痛苦。作为一个朋友，我辜负了你的信任了。

三

在这不眠的寒夜里，我重温着我们十四年的友情。在这动乱的，漫长的十四年中间，我目睹了够多的人世的兴衰，我忘记了不少的事。可是我们相识，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回想着，回想着，我的心慢慢地温暖起来，黑夜也逐渐淡去，你那温和善良而带苍白色的面颜出现了，还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带痰的咳声，关切的询问。这一切仿佛是永不会改变的东西。从最初的相识到最后的会晤，我没有看见你改变过一点，甚至不治的痼疾，甚至人世的苦辛，都不曾毁损了你的面容和心灵。

“九·一八”事变的前几个月，我去南京访左兄，

在成贤街一个小楼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经过第三者的介绍，我们各人说出自己的名字。我读过你的文章，你也读过我的作品。在我等候左兄的两个钟点里面，我们谈了将近一点半钟。这不是普通的寒暄，这是肝胆的披沥，心灵的吐露。我没有谈起我的过去，你也不曾说到你的身世，可是这天傍晚我们握手分别时，却像是相知数十年的老友。

过了一天我便回到上海。我们中间信函的往返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当时你正代左兄编辑一份文艺杂志，我做了这杂志的长期写稿人。每个月在一定的日期我为你寄出一个短篇。你收到我的稿子，总是老实地写出你读后的意见，有时也不客气地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这态度，这习惯，你一直到死前两个月还保持着，虽然你早已不做杂志的编辑了。去年十月我的小说《憩园》出版，你还是它的一个精细的读者，你甚至为我指出那书中的一个“小毛病”（你客气地说，那是“小毛病”），而我自己和别的一些读过这小说的朋友都把它看漏了。

有一次（还是在“九·一八”前）我寄你一篇《我的眼泪》，这小说是为了纪念那个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优美的精神”的意大利卖龟者樊塞蒂写的。你第一封向我叙说了你的感动，可是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你愤慨地告诉我你为了我这篇文章跟杂志社负责人发生了争执。第三封来信说负责人已经让步，不再阻止发表这篇文章，却只要求将稿子压一期付排，你还预备以去

就力争要我的小说早与读者见面。我感谢你对朋友的热诚和做事的认真，可是我不愿意你为这一件小事就放弃你的工作。我便另外写了一个短篇为你寄去。这就是我收在《短篇小说第一集》里的《一封信》，它占据了《眼泪》的地位。但《眼泪》在下一期杂志上也居然堂皇地与世人相见了。你应该是我见过的一个最有责任感的编辑吧。后来我又为你的杂志写了长篇小说《雨》，可是它只刊出一半，你就因病或者因为别的事情离开了杂志社，离开了南京。从这时起我就没有看见你的名字印在任何文艺刊物上面了。

“一·二八”沪战爆发的那个夜晚，我正在由京开沪的火车里面，车子开到丹阳又折回了南京，使我在那里同你多聚几天。在我那篇《从南京回上海》中，我这样写着：

……下午醒来，到一个朋友那里去。朋友看见我便惊喜地说：‘原来你回来了：我们正在替你担心。’我很感激朋友的关心，但是我看见桌上那张《新民报号外》，我的心又被沉重的石头压住了……

“看这情形，上海是没法回去了，天津恐怕也危险，你就在南京多住几天吧，住旅馆不方便，还是搬到我这里来住好些，”这是朋友的殷勤的劝告。在平时我倒很喜欢听这样的话，但是这时候它们却把我的希望杀死了……

在朋友那里谈的只有愤激的话，痛苦的话，朋友也

是一个有心而无力的人，他的身体比我的坏。他生肺病，最近还吐过血，他是需要静养的。跟他多谈话，只有增加他的痛苦。我已经看见他的没有血色的脸上怎样燃起了愤怒的火，他那只捏着报纸的手怎样在颤抖。然而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的口只能在屋子里叫，我们的手只能拿笔……

一个星期以后我安全地回到了上海。过了几个月你也就到了北平。

这年九月我去北平看你，我在你那个小小公寓的小小房间里住过几个夜晚。那时你新结了婚，但是你让你太太住在岳母家，你一个人睡在公寓里养病。还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唇，只是精神较差一点。

关于这次的相聚，你写过一篇短文。你写着：

记得你来的时候你曾那样关怀地问：

——在这里，听说你同着你的妻。

——是的，现在，我和她两个人。

我诚实的回答你，可是我听了自己的答语却觉得有些奇异，从前我是同你一个样的：跑东跑西，总是一个单身的汉子，现在，我说“我同她两个”——竟这样的自然而平易！

你来的那天白日，她便知道她的寂寞的丈夫还有一个孤独的友人。直到夜晚她才喘嘘嘘地携来了一床她新缝就的被子。

我为你们介绍着说：

——这就是我的朋友，这就是你适才所提到的人。

那夜她临走的时候我低低地问。

——一张床，我和朋友应当怎样息呢？

——让他在外边，你靠里。……没听说过——有朋自远方来，抵足而眠啊……

朋友，你在我这里宿了一夜，两夜，三夜……我不知道那是偶然，是命定，还是我们彼此的心灵的安排？

“有一次你似乎把我从梦呓中唤醒，我觉出了我的两颊还是津湿。我几次问你晨安，你总是说好，可是夜间我明明听见了你在床上辗转。……”^①

你把这篇文章题作《一对石球》。那对有红色斑点的石球是我在颐和园里买来的，我打算把它们带回上海，却放在你那间小屋里忘记带走。你说要给我寄去，我更愿意把它们作为纪念物留给你。那次在北平我玩了好些地方，却只有两次拉着你和你太太同路。一次是游三殿，你们让我一个人进去，却坐在进门处石阶上等候我。你喘着气告诉我你委实没有力走到里面去了。你那时身体似乎很坏，连走路都很费力。你整天就坐在公寓里安静地度着日子。还有一次，我们坐车去看电影，到了戏院门口，你用力拖住我，好让你太太去买了票。我知道你的性情，我必须让你那愿意使每个人欢笑的

①见《寄健康人》散文集（良友图书公司1933年版）中的《一对石球》。

心灵得到满足。从电影院出来我又跟着你们到附近一家广东酒楼去。我默默地看着你们夫妇红着脸（病态的红），带着欢笑张罗一切，我脸上露着笑，心里却只想哭。我也许只是一个卑微不足道的利己主义者，可是在这一刻我却愿意拿我一生中最好的时间来换取你们的健康。我不能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我活着不就是在浪费我的生命？

酒浇在我痛苦的心上，我醉了。回到公寓里我不想说话，我却拿出稿纸写起我的《灵魂的呼号》来。

第二天下午我离开了北平。你扶病送我到车站，你太太也去了的。开车的时候我从三等车厢里伸出头来，你们还站在月台上频频对我挥手。我万想不到这一别就是三五年，而且我永远见不到你那位好心的太太了。

在车上我想起了几句话，一到上海我就把它们写下来寄给你：

我无端的来，无端的去。打扰了你们好几天，分享了你们一些快乐，我带走了一些东西，也许还留下一些东西，可是过去的终于过去了。……

第二年秋天我又去北平，但是你们已经到南京去了。在一篇短文里我这样写着：

火车在细雨蒙蒙中离开了浦口，时候是十一点钟。我没有留我的足迹在南京，我是有遗憾的。……尤其使我

挂念的是那个害肺病的朋友和他的夫人，他最近还写信给我说：“你的心灵的纯洁，生活的洒脱，只要在我得到一刻沉静的时候，我便追怀着你，我是渐埋渐深的成了一个泥人了。我常常希望着因为我有痼疾而早结束了我的生命。”去年我在北平承他款待了我一个多星期，和他在一张床上度过了那些夜晚，听了 he 许多次的咳声和梦呓。……我带走的他的印象到现在还没有褪色，依旧是去年那样地鲜明。“心灵的纯洁”，只有他可以接受这个评语，但是没有人了解他，他如今在艰苦的生活的斗争里，社会的轻蔑的眼光下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每次我读着他的混合着血和泪的散文，我的整个心灵都被扰乱了，我常常在心里狂叫着：“他是不能够死的，他应该活下去，强健起来，去享受生活里的幸福。”但是谁能够使这愿望实现呢？……^①

没有人回答我这个呼吁，后来连我自己在忙乱的生活里也忘了常常给你去信。我只寄过你两三册我著译的书，《秋天里的春天》便是其中的一本。这应该归罪于我，因为你困居南京，实在追不上我的足迹。

但是在我去日本的前两夜，我还有机会在上海一家公寓里同你相见。记得你那时刚从南京来，暂住在一个朋友在公寓里定下的房间。小小的屋子里已经坐了四五位客人，他们应该是那位朋友的友人吧。里面有

^①见《旅途随地》中的《三等车中》。